

# 映象人生

文/梦殊



1.

那白色的床上，她、二十三岁开始，便跟床铺相依度日，永不分离，也不容许。

床旁，来去张罗、倍受辛劳的，是她唯一不肯放弃的亲人；无限的关爱，永远的爱怜，但知付出，从不厌烦的母亲。

数一数，无情的岁月，残酷的日子，母女相处相依，已经二十五年了。

2.

每天，无论晨昏，母亲像特别护士，也有点像殡仪馆的化妆师；为她清洗，为她推揉，为她喂食，为她处理大小便；若是换了常人，真的不胜其烦，但躺在床上的是母亲唯一的女儿，一个似人非人、活而犹死的女儿。

漫长的岁月，躺著和站著的心情，除了不足外人道；无怨无悔的滋味，但能诿归於彼此於过去世，一份难以分辨的债务关系，或者说是无记性的因缘与因果吧！

还好，女儿偶尔涌出的眼泪，足够弥补母亲些微希望的情怀。

彼此的，唯有清泪的光，诉说母亲的痛，女儿的苦，尽在不言中；虽然，母亲也免不了喃喃自语，祈求上苍赐予奇迹。

3.

无边的寂静，点缀著老母亲在床边轻微的鼾声。

床上的女儿睡著了。

似在梦中，不知是老母亲？还是女儿？是谁在梦里回忆——

女儿双十年华，大学毕业典礼结束的第三天，来来大饭店的礼堂上；冠盖云集的结婚大典，在彩色缤纷的灯光下，花团锦簇，喜气洋溢。婚礼台，一对俊男美女，男的穿著藏青色燕尾服，女的披著粉红色轻纱，双双光艳照人；新人两旁是双方的家长，在社会上是名流人物，尤其是台前的证婚人，是当今的宰相——行政院长。

行礼如仪，偌大的礼堂，喜宴颇具特色，中西混合式的自助餐；宾客们的嘴里，道贺声，问候声，称赞声，震荡於四溢的酒香气氛中；若欲形容，除了喜乐，还是喜乐！

4.

浪漫的香榭大道，蜜月的巴黎，凯旋门为证，留下爱和美的倩影；还有，左岸咖啡屋里的悄悄话，

情意缠绵，陶醉於无限的幸福中；他俩，几乎忘了回饭店寻梦。

告别巴黎，转往伦敦，享受浓雾中朦胧的蜜月之旅；不一样的情调，让来去斯文的英伦绅士，分享他俩新婚的喜悦。

伦敦的郊野，乘马车流览不同的风光；蜜月中的小两口，似乎摒弃了大自然的美景，马车上相拥欲醉，彼此倾听著对方的心跳。

他俩预订的行程，最後一站是纽西兰的皇后镇；小两口相约、少爷做皇帝，少奶奶做皇后，心心相许，名符其幻；因为「昆士南」流传著，是最适合皇后住的地方。

皇后镇的假日饭店，座落於瓦卡迪浦湖畔，远山近水，旖旎景色；小两口游明湖，逛农庄，驭马驰骋。夜来，乘缆车上山，俯瞰全镇夜景；朝起，乘小飞机探访冰河冰原。

爱的交流，蜜月中最是香甜。  
情的相许，陶醉中神仙也羨。

## 5.



蜜月结束，双双回到比弗利山庄的大豪宅。

富有的家庭，宅第中有少爷崇高的地位，很不幸，少了少奶奶的尊严；由於老爷的元配，来自保守的封建世家，心意识中儿媳永远是外人，所处地位止於半客半奴。

少奶奶是新时代的知识份子，虽然不在意女主人的荣耀，却也不甘愿做富家的奴才；因此，婆媳间永远是两军对阵，几乎形同水火；传统顽固的婆婆，忘了自己也是「外人」，尽管合不合理，通不通人情，对儿媳的要求，但许唯命是从。

少爷处在母与妻之间，从来不敢表示客观的意见，一味地将就母亲，要妻子作无限度的承受和委屈！

天啊！度日如年，再强的耐力，又能被折磨到几时？！

## 6.

痛苦中挣扎，伤感中过日子，好不容易挨过了一年。

但、命运之神，张著恶劣的旗，一直跟随著她；在一次回返娘家的快速公路上，少爷驾车，悲愤填胸的情绪，小两口在车上不停的争吵；一个分心大意，撞上前面紧急刹车的砂石大卡车，天昏地暗，灾难降临。

车祸之后，少爷但有小腿骨折，少奶奶因脑出血严重，变成了植物人；苦了，正值青春热力於二十三岁的年纪，落得是人非人的地步，从此必须与床为伍，而且是漫长的。

苦，更苦的是，公婆向法院提出诉求。

法院依法，酌情量事，在富家巨额赡养费的胁迫之下，一年的婚姻关系，就此结束。

她、真的回娘家了；长久地，怀著身孕，带著有如白痴般的躯体。

7.

回娘家不到三个月，以剖腹生产的方式，产下一名健而美的女婴；在离婚协议的规范下，生男归男方，生女归女方；苍天可怜，哀苦的命运，总算给她留下一线侥幸的希望。

如今，小女儿在外婆的呵护下，大学毕业後，进入美国罗省有名的研究所；母女之间，虽然少了言语的沟通，但是，一份母子连心的天赋亲情，永远是不能漠灭的。尤其是外婆的心情，每当孙女儿出现眼前；如幻是真，所看到的是一个美丽、活泼、聪慧的再生女儿！



摘自《千佛山》第169期